

全後魏文卷五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景邕

景邕永平中國子博士

陳終德為祖母持重議

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為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

魏書禮志四永平四年十月

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已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眾孫恐違後祖之議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執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靈居等議又見通典八十九

又議

喪服雖曰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已論之自大夫已上每條標列逮于庶人含而不述此同士制不復疑也唯有庶人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于孫祖且受國于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異識咸感承重主

嗣監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已下皆不殊承襲末  
 代僭妄不可曰語通典是曰春秋譏于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  
 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孫周豈祖  
 曰嫡服己己與庶孫同為祖服墓于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  
 未嘗變也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廟士也假令  
 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  
 而曰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魏書禮志四  
通典八十九

又議

喪服正文大夫曰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  
 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有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通典  
作謂  
德繼與滅國繼絕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且金紹七  
 于位德繼楊氏四公雖曰位相承豈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曰  
 父祥通典不及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曰禮無代父追服之

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卽晉世之成規也

魏書禮志四  
通典八十九

李苗

苗字子宣梓潼涪人延昌中去梁入魏假龍驤將軍孝明卽位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正光末爲魏子建行臺郎中孝昌中還爲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尋兼尙書右丞除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建義三年拒尔朱世隆于河橋溺死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侯謚曰忠烈上書請定巴蜀

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二秦叱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圯裂皇祚承厯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揚尙阻聲教今令德廣被于江漢威風遠振于吳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曰九居人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疆場險易安危



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覷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  
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  
之內荆揚可并若捨舟楫卽平原斂後疏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  
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  
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  
機而淮河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旻相傾陰陽恆理盛衰遞襲五  
德常運今已至彊攻至弱必見并吞之理如已至弱禦至彊焉有  
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  
百川已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已之恆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  
遼遠偏兵獨戍沂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劫剝官由財進獄已貨  
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  
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  
建鄴之通然後偃武修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

魏書李  
苗傳



上書言秦隴兵事

臣聞食少兵精，利于速戰。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于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目，去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已憍將御，情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充國持重之規。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于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已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

魏書李苗傳正光末二秦反叛苗曰隴兵疆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又北史四十五

蔣雅哲

雅哲，延昌中，四門博士。

叔母及兒子喪，出入作鼓吹，議

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于王服皆有厭絕。若尊同體敵，雖疏尚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魏書禮志四

韓神固

神固，延昌中，國子助教。

叔母及兄子喪，出入作鼓吹議。

口口可已展耳目之適，絲竹可已肆游宴之娛。故于樂貴縣，有哀則廢。至若德儉如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鸞為行動之響。所已辨等列，明貴賤，非措哀樂于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為

允。魏書禮志四

孔瑤

瑤，宣武時，四門小學博士。

上書言李謚學行。

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鄰人之相幼事。兄瑒恭

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尙書麻數之術尤盡其長  
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  
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于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  
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辨析隱伏垂盈百條滯  
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曰違經弗飾辭而  
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日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  
絕跡下帷杜門卻埽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  
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  
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  
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  
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  
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荅云趙郡李謚就學守道不悶于時常  
欲致言但未其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



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適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曰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友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瘁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魏書逸士李謚傳延昌四年卒

王頌

頌為上黨王長孫稚管記

白上黨王

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于天性目所一見誦之于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周書長孫紹遠傳父稚作牧壽春紹遠年甫十三稚管記王頌謂紹遠強記心口為不然遂自稚

李業興

業興上黨長子人師事徐遵明宣武時舉孝廉為校書郎孝明

時累遷奉朝請、歷臨淮王、或騎兵參軍、廣陵王、淵外兵參軍、孝莊時、除著作佐郎、賜爵長子伯長、廣王、建號、除通直散騎侍郎、前廢帝時、加靈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孝武時、轉散騎侍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封屯留縣子、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後入爲侍讀、孝靜時、除鎮南將軍、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除國子祭酒、出爲太原太守、齊文襄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武定七年、死于禁所。

### 乞贈諡徐遵明表

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于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于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于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纘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稱大

儒于海內擅明師于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于西河，擬高蹤于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客尊賢，罷吏游梁，紛而成列。遵明曰：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幾凶險。至誠高節，湮沒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寔，常坐思而侯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袞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敘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親承顧盼，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已越分陳愚，上諠幄座，特乞加旨，顯謚追已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



採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魏書徐遵明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  
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存無贈諡  
對信都芳駁新厓

歲星行天伺候已來八九餘年恆不及二度今新厓加二度至于  
夕伏晨見纖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  
星自造壬子元已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七度亦知猶不及五度  
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將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  
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舊二厓  
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校四度如此之事無年不有至其伏  
見還依術法又芳唯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卻業興推步已來  
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政劉義  
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參校業興甲子元  
厓長于三厓一倍攷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鎮星太  
白業興厓首尾恆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厓之

失動校十日十度熒惑一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祖沖之厯  
多甲子厯十日六度何承天厯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厯還與  
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厯無舛今此  
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爲異業興曰天道高遠測  
步難精五行伏留推攷不易入目仰闕未能盡密但取其見伏大  
歸略其中閒小謬如此厯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  
效則厯數之道其幾廢矣夫造厯者節之與朔貫穿于千年之間  
閏餘斗分推之于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衷閒限數合周日小分  
不殊錯銖陽厯陰厯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攷  
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眾條然後厯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難值  
甲子復有差分如此躡駁參錯不等今厯發元甲子七率同遵合  
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爲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但一  
合之裏星度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還依術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

日見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無差曰此準之見  
伏之驗尋效可知將來永用大體無失芳又云曰去年十二月中  
算新厯其鎮星曰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閏天上在亢四度  
留是新厯差天五度太白歲星竝各有差校于壬子舊厯鎮星差  
天五度太白歲星亦各有差是舊厯差天爲多新厯差天爲少凡  
造厯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疏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  
厯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若如熒惑行天七百七十九  
日一遲一疾一留一逆一順一伏一見之法七頭一終太白行天  
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歲星行天三百九十八日七  
頭一終鎮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頭一終辰星行天一百一十  
五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造厯者必須測知七頭然後作術得七  
頭者造厯爲近不得頭者其厯甚疏皆非一二日能知是非自五  
帝三代曰來及秦漢魏晉造厯者皆積年久測術乃可觀其倉卒



造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今  
 甲子新厯業興潛精積年雖有少差校于壬子元厯近天者多若  
 久而驗天十年二十間比壬子元厯三星行天其差為密魏書律  
 厯志下  
 興平元年命李業興立甲子元新厯事訖詔  
 曰示信都芳芳敦業興對云詔付外施行

路思令

思令字季儁陽平清洲人宣武時歷廣陽王嘉司空參軍轉城  
 局隨府轉司徒記室加威遠將軍遷尚書左民郎轉右民後拜  
 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遷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  
 都督後除平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  
 平三年卒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陳兵事疏

臣聞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之有功在于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  
 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

舜之聖尙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  
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曰比年曰來將帥多是寵  
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于銜杯  
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曰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  
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曰當銳疆壯居後曰安身兼復  
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眾敵數  
戰之虞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曰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  
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  
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  
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  
于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  
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督疆弓  
調矢勁謀夫旣設辨士先陳曉曰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曰我

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  
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自愚短昧死陳誠

魏書路特慶附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溫子昇

子昇字鵬舉太原人晉大將軍嶠後世居江左避難濟陰冤句  
因爲冤句人師事崔靈恩宣武時爲廣陽王淵客熙平初補御  
史歷朝請李神儁荊州錄事參軍徵還復爲廣陽王淵行臺郎  
中淵敗陷入葛榮得脫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出爲元天穆行  
臺郎中加伏波將軍元顥入洛已爲中書舍人孝莊還宮復爲  
舍人除正員郎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齊文襄引爲大  
將軍府諮議參軍尋見疑餓死晉陽獄有集三十九卷

孝莊帝殺余朱榮大赦詔

永安三年九月戊戌

蓋天道忌盈人倫嫉惡疏而不漏刑之無捨是已呂霍之門禍譴

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頃孝昌之末，天步孔艱。女主亂政，監國無主。介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盟津。與世樂推，共成鴻業。論其始圖，非無勞效。但致遠恐泥，終之實難。曾未崇朝，豺聲已露。河陰之役，安忍無親。王公卿士，一朝塗地。宗戚靡遺，內外俱盡。假弄天威，殆危神器。時事倉卒，未遑問罪。尋已葛賊橫行，馬首南向。捨過責成，用平醜虜。及元顥問鼎，大駕北巡。復致勤王，展力行所。曰此論功，且可補過。既位極宰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已。供其暴意，等漏卮。江河無已，充其溢。既見金革稍盡，方隅漸泰。不推天功，專爲己力。與奪任情，臧否肆意。無君之跡，日月已甚。拔髮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方復託名朝宗，陰圖毀逆。睥睨天居，窺覷聖庥。乃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爲拔木塞源之事。天旣厭亂，人亦悔禍。同惡之臣，密來投告。將而必誅，罪無容捨。又元天穆宗室未屬，名望素微。遭逢際

會願參義舉不能竭其忠誠曰奉家國乃復棄本逐末背同卽異

為之謀主成彼禍心是而可忍孰不可恕竝曰伏辜自貽伊戚元

惡既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魏書孝莊紀帝殺介朱榮元天

開國門詔云云魏書溫子昇傳帝殺介朱榮子昇預謀當時放詔子昇詞也又見魏文類聚五十二

孝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永安三年十月戊申

有國三善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

景祚唯新卜年曰永今日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

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魏文類聚

十六初學

遷都拜廟鄴宮赦詔天平四年四月

建國所先理屬于宗廟立事為大禮歸于禋祀大丞相渤海王神

武命世重匡頽厯導塞源于將竭扶神器于已傾立天地之大功

成人臣之重義朕曰冲昧猥當樂推關路多虞衿帶難固瞻言往



事取則前修乃襲去艷用追遷毫定鼎鄴都卜世惟永民用子來  
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閔宮始就靈祇萃止祖考來格神光夜照  
香氣朝聞今日吉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柔四表來庭萬  
國在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固宜觀象雷雨布寬大之恩取類澤  
風申肆眚之令可大赦天下

藝文類聚  
五十二

孝武帝荅高歡敕

前持心血遠曰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閑貳  
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綽具申  
朕懷今得王啟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曰朕眇身遇王武  
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  
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  
虜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  
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

可責。君若欲分討，何曰爲敵。東南不資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陽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二，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齋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曰德見推，曰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

疏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

王情如兄弟所已投筆拊膺不覺歔歔

北齊書神武紀下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為救

魏帝納皇后羣臣上禮章

臣聞軒轅乃神西陵曰之作合夏后至聖塗山于是來嬪伏惟陛

下龍飛纘麻大明理運長秋既建陰教有主景命無窮靈基長世

普天之下莫不欣躍

藝文類聚十  
五初學記十

為上黨王元天穆讓太宰表

臣聞策蹇長途終慙一日之致懸縷層臺詎任干鈞之重固知才

弱不可自強力微難自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

懼有絕臙之悔既慮鑠金固陳匪石

藝文類聚四十  
五御覽二百六

為西河王謝太尉表

臣聞拂羽浹起力謝摩天策蹇載馳功微送日將短翻難目陵高

驚乘無由致遠雖復建旗出郡未迫楚趙之風捧壺入侍徒踵金



張之迹及天祚明德，運啟興王。六遂始遷，九鼎初定。于焉承乏，有用當官。草靡從風，末遑克讓。常恐執轡輕輪，操刀傷錦。藝文類聚四十六

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

臣聞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衝石之效。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于敷教東序，流訓上庠。置樽俎，酌懸鐘待叩。必須蘊朱藍，已成彩立。規矩已為式，垂三行于貴游。揚六甄于胄子，而臣學愧聚沙，問慚攻木。雖歷文史，不治章句。于茲曠官，青衿何仰。藝文類聚四十六

為司徒高敖曹謝表

委水橫流，羣龍交戰。徒悲道喪，空懷主辱。雖復見義援戈，臨危奮劍。顧慚後劔，終謝先鞭。事等泣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壞。藝文類聚四十七

為臨淮王彧謝封開府尚書令表

臣道愧山東氣慙隴右激水弗堪搏風無力但曰平原帶地資緒  
極天發趾自高理嗣曰遠出臨侯服既乏刺舉之能入踐帝闈又  
無應對之美空復受弋清廟推轂朱門孝關淚河功慚汗海大寶  
遠隆橫草未樹願曰有涯願言知止

爲南陽王寶炬讓尚書令表

臣聞立而託乘乃成致遠之功坐曰運舟遂有利涉之用若曰輕  
任重課憑虛責實雖欲自勤終焉靡效

蘇文類聚  
四十八

爲廣陽王淵讓吏部尚書表

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儻俛當官曾無辟雍議禮之  
名詎有銅爵獻賦之敏而政本實繁司會尤切抑揚智地用捨時  
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任隆非其才  
則曠官之失起

蘇文類聚  
四十八

爲廣陽王淵北征請大將表

今四郊多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盪晏况忝忝末屬復董元戎  
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已軍旅之事實所未  
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  
相接決機兩陳之間不辭萬死之地朕獨委臣專總戎旅兵衛靡  
常軍機屢變已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廣算有均膠柱柱裁文類聚五十九  
爲御史中丞元匡奏劾于忠

臣聞事主不曰幽貞革心奉上不曰趣捨虧節是已倚秦宮而慟  
哭復楚之功已多陟盧龍而樹勳廣魏之勳不淺而申包避賞君  
子于是義之田疇拒命良史所已稱美竊唯宮車晏駕天人位易  
正是忠臣孝子致節之秋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  
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臣等在蕃之時乃  
心家國書誚往來憤氣成疾傷禮敗德臣忠卽主謹案臣忠世已  
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機近幸國大災肆其愚戇專



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于既往，宰輔黜辱于明世，又自矯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崔光與忠雖同受召，而謂光既儒望，朝之禮宗，攝心虛遠，不關世務，但忠召光意望崇重，適光光若不同，又有危禍，伏度二聖欽明，深垂昭恕，而自去歲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駕，自後八月一日，皇太后未親覽，自前諸有不由階級而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其叨竊之罪。既非時望，朝野所知，冒階而進者，竝求追奪。魏書于栗磾傳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召補御史臺中彈文皆委焉知此文是子昇作

為廣陽王淵上書言邊事

邊豎構逆，已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自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已高門子弟，自死防邊，不但不廢仕宦，至乃

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厯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廩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畱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已禦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已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尙書令臣崇時卽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

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

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

何易可量魏書廣陽王建閭附傳案魏書溫子昇傳正光末廣

陽王淵為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及淵為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

又上言

今六鎮俱叛一部高車亦同惡黨已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

兵或畱守恆州要處更為後圖魏書廣陽王建閭附傳

為廣陽王淵具言城陽王徽構隙意狀

往者元又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

唯重已微褊心銜臣切骨臣已疏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

為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已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

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微執政已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

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不蒙遂前畱元



標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暨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卽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于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北而論功亦何負于秦楚但曰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曰來何直退勲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卽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曰恩顏稱臣善者卽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紘頗言臣短卽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蠱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曰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







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徙帝圖已定乃賓四門日齊七政天  
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疑山

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藝文類聚十一

侯山祠堂碑魏書溫子昇傳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

### 常山公主碑

啟泰微之層構闢閭閻之重扉據天下已為家苞率土而光宅然  
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  
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祕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清高  
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于宵燭幽閑之盛匹穠華于  
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撫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日宵征  
動鳴佩而晨去致肅雍于車乘成好合于琴瑟立行潔于清冰抗  
志高于黃鶴停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鍾  
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于伊洛

遊捐館舍追帝子于瀟湘銘曰

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魄忽歸丘壤祖歌蕤露出奏巫山永

厝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墓田松楸徒列琬琰空傳藝文類聚十六

齊獻武王碑魏書溫子昇傳齊文襄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餞諸賈賜獄

### 寒陵山寺碑

昔晉文尊周績宣于踐土齊桓霸世威著于邵陵竝道冠諸侯勳

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銷沈荒涼磨滅言談

者空知其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同表跡刊石記功有道存

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余朱氏既

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

嬰暴起十日竝出破壁毀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斂杼柚其空大丞

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標格千仞崖岸萬里運鼎阿于襟

抱納山岳于胸懷擁立雲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鍾鼓嘈噴上聞

于天旌旗繽紛下盤于地壯士懷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于斯場車錯轂于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碾碾磳磳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卷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野楚師之敗于柏舉新兵之退自昆陽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于佛功制作同于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鸞日來遊帶霓裳而至此翔鳳紛日相嚙飛龍蜿而俱躍雖復高天銷于猛炭大地淪于積水固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藝文類聚卷十七

印山寺碑

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開出喻是非于一指論道德于二篇九流之義遂開百家之言竝作皆日賦命有遭隨攝養致天壽愛惠起于吉凶情偽動于利害雖改張羅之呪未易變鐘之牲因果之業未申感應之途猶蔽是日修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



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渤海王膺岳瀆之靈，感辰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潔。加已體備百行，智周萬象，道兼語默，思極天人。固已兆云非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龍。實在王佐之器，道足已濟天下，行足已通神明，表立人之上，才含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末，時各異謀，蜂蠆有毒，豺狼反噬，鼓弩臨城，抽戈犯蹕。世道交喪，海水羣飛，既而蒼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有期，匡時作宰。拯沈溺，已援手，涉波瀾，而濡足。懸暎日于胸懷，起大風于衿袖。勳之已仁義，行之已忠貞。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

藝文類聚  
七十七

### 大覺寺碑

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初地遼遠，末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兄至聖。積骨成山，祇劫莫數。垂衣拂石，恆河難計。及冠日示夢，蒙羅見謁。應世降神，感物開化。顏如滿月，心若盈

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居三殿曰長想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  
爾榮位不能屈道成樹下光屬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  
于葦塵納世界于微塵開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殪煩惱于三塗  
濟苦難于五濁非但化及天龍被教人鬼固亦福霑行雁道洽游  
魚但羣生無感獨尊罷應雜色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受建  
寶蓋而未留遂上微妙之臺永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像法興  
靈圖影西山承光東壁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坐  
龍宇宙襟帶江山道濟橫流德昌頽歷四門穆穆百僚師師乘法  
船曰徑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寶業既被無邊鴻名懋實方在不  
朽抵掌措言雖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乎

藝文類聚  
七十七

### 定國寺碑

蓋爾儀交運萬物竝生始自苦空終于長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  
擁漂淪慾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竝于日月術數窮于天地有扶

危定傾之力，爲濟世夷難之功。登塗山而未踵，遊建水而不反。竝馳于苦樂之境，皆入于生死之門。幽隱長夜，未覩山北之燭。沈迷達路，詎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誘，尙習蓋纏，未能解脫。至如八卦成象，示之曰吉凶；百藥爲醫，道之曰利害。衣食有業，民免飢寒之憂；水土旣平，人無墊溺之患。斯誠事周于世用，功濟于生民。不論過去之因緣，詎辯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玄機。應現託生，方便開教。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九，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諸子于火宅，渡羣生于海岸。自一音輟響，雙樹潛神。智慧雖徂，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兩石室。稽諸世界，咸用歸仰。

藝文類聚  
七十七

司徒元樹墓誌銘

昔樞電降，祥姬水成。業提八符，曰馭世。膺五命，曰會昌。欽明格于上下，光澤被于宇宙。卜年永久，歷世遐長。有文王之孫子，啟周公



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曰辛李為言恆持韓白自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于生民蒼蒼在上義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情疾非逢霧終異啟手銘曰

明允篤誠發于岐嶷未鏤已雕不扶而直修禮曰耕強學為殖孔既歎魯莊亦吟越況已度思有懷明發翻然高舉歸于魏闕長路未窮朝光已沒

藝文類聚  
四十七

### 司徒胤瑩墓銘

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源比遠枝葉繁華祖德潤于身聲高邦國父行成于己名重京師公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閑鑿志識開悟口含碧雞之辨手握雕龍之文門有善業家傳慶慶礪金成器相遺滿籛珠玉為寶待價贖城匪直也人實惟有道言折秋毫辭連春藻

藝文類聚  
四十七

### 閩閩門上梁祝文

維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簡穆卜無違唯  
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祚就日垂衣一人  
有慶四海攸歸藝文類聚六十三  
初學記二十四

荀濟

濟字子通潁川人世居江左與梁武帝爲布衣交後呂表譏佛  
教權誅奔魏武定末爲常侍侍講與元瑾等謀誅高澄事露見  
殺

### 論佛教表

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恭  
新已建國桓靈祀浮圖闕監已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  
食衣冠奔于江東戎教興于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  
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稽古之詔未聞崇邪  
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

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耽信邪胡  
詔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曰驅祐陛下者也臣請言得失推  
校是非秦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曰禦魑魅者也乃至  
舜時竄檮杌于三峽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曰允姓  
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  
世居敦煌爲月氏追逐遂住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  
仍訛轉曰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  
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  
者亂也而陛下曰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  
也又案釋迦出戎剖脇而誕摩耶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  
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遠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  
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  
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



生親尙不存，既歿疏，何能救。斯卽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言自處，不取者二也。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盜非巨戾，二不經也。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淫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淫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教，又是大覺于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墜三寶，四不經也。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眾，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眾，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真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涅槃闍王害父，耆婆敘狀，佛曰理除，令其

迷解俗唯事結惑網愈深故曰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慚謝獲無根信融續立論無能破之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萬眾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盾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領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轢帝王之詔敕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做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曰誘



愚小俳優曰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  
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誣此呂尚之六  
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二胡兆微露卽合誅夷今乃恣意流  
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于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幡蓋于長刺  
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曰齋會禩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頌象  
食舉之登歌歎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餽施則等東帛之等差  
設威儀則效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  
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旣隆矣  
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陛下曰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  
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願  
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  
戈今乃重關曰備不虞擊析曰爭空地殺螻蟻而營功德旣乖釋  
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



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取五也。秦政受誑于三山。漢徹見欺于五利。信順妖訛。一至于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宋齊兩代。重佛教。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爲心。墮胎殺子。昏姪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于蛄蟲也。墮胎殺子。反養于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紊亂矣。云云。廣弘明集七

見執下辨

自傷年幾。摧積恐功名不立。會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

誅權臣。北史八十三

劉洛真

造像記

延昌元年。歲次壬辰十一月丁亥朔四日。清信士弟子劉洛真兒

弟爲亡父母敬造彌勒像一區使亡父母託生紫微安樂之處還願七世父母師僧眷屬見在居門老者延年少者益筭使法界有生一時成佛咸願如是

碑拓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一終

全後魏文卷五十一

別洛其

五

全後魏文卷五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延業

延業太原人。宣武時爲太學博士。孝明末遷著作佐郎。監典校書。除三公郎。于河陰遇害。

皇太后輿駕議

案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曰從王祠。厭翟曰從王饗賓客。安車曰朝見于王。翟車曰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曰爲大輅。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扇輦車。雲縠文畫輶。黃金塗五末。蓋瓜在右。駢駕三馬。阮譔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曰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曰親桑。安車后小駕。



乘之曰助祭。山駟車后行則乘之。紺罽駟車后小行則乘之。曰哭。公主邑君王姬公侯夫人入閤輿后出入閤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驄。案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略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卽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莊美。司馬彪曰。爲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卽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曰雲母。晉之雲母車卽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旣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駟車案圖飾之曰紫。紺罽駟車雖制用異于厭翟。而實同用于今。入閤輿與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侷。竊已爲秦滅周制。百事抄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敕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攷

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曰爲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  
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曰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闕  
駟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曰助祭小行則御紺闕駟車  
駕三馬曰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  
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及朝見于王之乘竊曰爲古者諸  
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居  
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卽事攷實亦宜闕廢又哭公主及  
王妃周禮所無施之于今實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  
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  
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  
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

魏書禮志四熙平元年六月太學博士王延業議

胡太后父廟制議

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

四廟鄭玄云高祖曰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曰親爲限不過于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于四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曰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曰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爲太祖而



曰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已前廟及于五玄孫已後祀止于四一與一尊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土秦公疏爵列土大啟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廟位不可遽採高祖之父曰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曰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攷枹宗祊得禮為美不可苟薦虛名取衆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為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于皇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杰嘗宜于秦公之廟

議業

魏書禮志二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土秦公時疑其廟制大學博士王延

王僧奇

僧奇熙平初爲四門小學博士

宗室助祭議

案孝經曰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曰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有枝遠胃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于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于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爲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別其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內可曰與于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于此例乎敢竭愚昧請曰四廟爲斷

魏書禮志二江陽王攸表言道武曾孫宜得預祭盛太后合議定曰聞王僧奇等議又見通典五十一

劉季明

季明孝明時四門博士

改葬尼太后服制議

案喪服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于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

本有三年之服者鄭及三重案此語上下並有脫文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

多與立者少今請依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總案記外宗為君

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曰親服至尊也今

皇太后雖上承宗廟下臨朝臣至于為姑不得過墓計應無服其

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總自餘王公百官為君之母妻

唯墓而已竝應不服魏書禮志四神龜元年十一月崔光上言四門博士劉季明議又略見通典一百二

鄭六

六孝明時太常博士

改葬尼太后服制議

謹檢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總鄭注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



親見屍柩不可言無服故服總三年者總則其言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總既葬而

除魏書禮志四神龜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鄭六議又略見通典一百二

祥欽

欽孝明時爲三門都將

上言船運租調

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恆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賞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散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已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四匹又租

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卽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竝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于公私爲便

魏書食貨志

朱元旭

元旭字君昇樂陵人初爲清河王懌國常侍遷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神龜中除尙書度支郎中正光中加鎮遠將軍兼尙書右丞本州中正孝昌中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尙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

天平中復爲尚書左丞除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卒贈幽州刺史

議用辭欽船運計

效立于公濟民爲本政列于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已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于當時嘉聲播于圖史今校辭欽之說雖迹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已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已門兵造舟便爲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收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已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于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倍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卽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人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旣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



徵填所損今始開闢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  
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

魏書食貨志

陳仲儒

仲儒仕梁官爵未詳孝明時自江南歸魏

答有司符問立準已訓八音狀

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數至熹平末  
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  
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  
書見京房準術成數眊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  
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于聲韻頗有所得  
度量衡麻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  
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  
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于準者本已代律取其分

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  
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于清濁  
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  
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  
體參此二途曰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  
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  
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曰類從  
之尋調聲之體官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曰十二律聲而  
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于五聲次第  
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曰黃鍾爲宮太簇  
爲商林鍾爲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眾聲配成其  
美若已應鍾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  
不成音曲若已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

羽、竝無其韻。若曰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竅，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曰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曰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由可諧？仲儒曰：爲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曰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閉九尺，曰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案畫曰：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曰：下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致令攬者，迎前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內，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于準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于準一分之內，乘爲二十分，又爲小分，曰辨疆弱，中閉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致驗，但前卻中柱，使入常準，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



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曰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卽手中絃，案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曰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曰均樂器。其調曰宮爲主，清調曰商爲主，平調曰角爲主，五調各曰一聲爲主。然後錯採眾聲，曰文飾之。方如錦繡。自上代曰來，消息調準之方。竝史文所略出。仲儒愚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尙不知藏中有準。旣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而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釐所得。

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為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賅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

魏書樂志先是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習樂事請依京房

立準言謂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問狀仲儒言云云又見通典一百四十三

羊淡

淡字文淵太山鉅平人初為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神龜中轉駕部加右軍將軍正光末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顥行臺右丞軍司仍領郎中孝昌中遷尚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兼給事黃門侍郎封新泰男出為三徐行臺孝莊即位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為二兗行臺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曰為兼黃門郎顥平免後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侍中孝武即位拜中書令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為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西遷樊子鵠舉義兗州署為齊州刺史

天平二年敗死、

上前廢帝疏

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日均塾洞起、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樞、固已追隆周而竝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于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閒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自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已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卻行目及前、之燕而



何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者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  
廢學校國風日譏將日納民軌物莫始于經禮菁莪育才義光于  
篇什自兵亂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  
凋敝名教頽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厥理  
道維新方隅稍康實維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沿世未備還滄反  
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  
賤儒術應氏所曰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尙修學  
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曰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  
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  
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  
之德博收鴻生目光顧問繫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  
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聞短敢慕前  
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煙之化儻日

臣言可採乞特施行魏書羊

劉景安

景安為司空諮議

規崔亮書

殷周曰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  
 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  
 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攷人才行業空辨  
 氏姓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  
 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已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  
 行哉魏書崔亮傳亮遷吏部尚書奏為停年格制亮外甥司空  
亮諮議劉景安書規亮又見北史四十四通典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二終

全後魏文卷五十二

十



全後魏文卷五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尒朱榮

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世爲酋帥神龜末襲爵梁郡公正光中召  
功封安平縣侯進封博陵郡公累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孝莊卽位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  
府兼尙書令領軍將軍封太原王進柱國大將軍兼錄尙書事  
呂平葛榮功進大丞相又進位太師呂平元顛功進天柱大將  
軍永安三年殺之于明光殿前廢帝卽位贈假黃鉞相國司州  
牧晉王加九錫諡曰武配享高祖廟

抗表請赴闕

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踊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  
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臣等外聽訟

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至于二十六日奄忽昇遐  
卽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  
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  
使天下不爲怪愕四海不爲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爲儲  
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  
于累卵社稷墜于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  
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  
耳盜鐘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貨醜奴勢逼幽雍葛榮就德憑  
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鄰之福也一旦  
聞此誰不闐闐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  
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日誑百姓  
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  
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





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已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嚴加警備。臣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自北隘，口已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魏書：朱榮傳：葛榮吞洛周，因勢轉盛，榮上書述數勅部曲，北捍馬邑，東塞井陘。上書乞追贈河陰死者。

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曰太后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眾，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臣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曰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魏書：朱榮傳。

朱仲遠

仲遠，榮從弟。孝莊初，爲直寢。靈遠將軍步兵校尉，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封頓丘縣侯。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督三徐諸軍事。普泰初，加督二兗，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道大都督。大行臺封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兼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又加太宰。韓陵戰敗，奔梁，死于江南。

上言置行臺中正

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已充其員。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策，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魏書，朱榮附傳，又北史四十八

朱世隆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孝明末，爲直齋，轉直寢。從兼直閭，加前將

軍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莊卽位進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公遷車騎將軍兼領軍尋授左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元顥內逼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尋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州都督顯平除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攝選加散騎常侍長廣王卽位己爲尙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大傅行司州牧節閔卽位特拜儀同三司普泰二年爲斛斯椿所執斬于閭闔門外爲匿名書自扇其門

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謀欲殺天柱北史四十八  
高謙之

謙之字道讓渤海蓳人襲父崇爵開陽男除奉朝請加宣威將軍正光中爲奉車都尉廷尉丞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尋除正遷國子博士歷鑄錢都將長史爲李神軌所陷下獄賜死永安中



贈營州刺史諡曰康有涼書十卷

求鑄三銖錢表

蓋錢貨之立本已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已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符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已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已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已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于太倉藏朽貫于泉府儲蓄旣盈民無困敝可已盜諡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于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權

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關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曰西京之盛。錢猶屢改。竝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曰富益。何損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興不曰錢大。政衰不曰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曰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天旱。曰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于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已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竝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于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算。暫充錢官。頗觀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曰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卽乞施行。

魏書高謙之傳又見

乞復舊制京令得而陳得失疏

臣曰無庸謬宰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貴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戚。縲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已。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自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驚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魏書高謙之傳孝昌中除河陰令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侯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

陳時務疏

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恆敝。惟在明主所自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于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



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槩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己，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曰，勸誠也。且近習侍臣，或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願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賦，則還者必眾，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惟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

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絃更張駢駘未調善御執轡成  
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已論大陸下一日萬機  
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  
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曰希一言之益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采  
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  
奏之後笑入下泉

魏書高謙之傳

涼書述

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  
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園寺極壯窮海  
陸之財造者弗惜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無文  
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曰蠶粟未能極天下之文故  
藉神曰彙積苟有其誠則蘋藻侔于百品明德匪馨則稷牛下于  
酌祭而况禱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已虛求乎乃有浮遊都鄙避

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  
華損農蠶之要務執契者不日為患當衡者不日為言有國者宜  
鑒而節之

廣弘明  
集七

高恭之

恭之字道穆謙之弟。字行熙。平中廣平王匡引為御史。正光  
中除奉朝請。遷太尉鎧曹參軍。出為蕭寶夤行臺郎中。孝昌中  
呂兄謙之遇害。變姓名避難。孝莊即位。徵為尚書三公郎中。加  
監朔將軍。兼吏部郎中。封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加  
前軍將軍。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封安喜縣公。元顥平  
除征南將軍。金世宗光祿大夫。御史中尉。兼黃門。及余朱榮死。加  
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尋除  
車騎將軍。為余朱世隆所殺。太昌中。贈雍州刺史。

請鑄永安五銖錢表



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  
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網一斤私造薄錢斤踰  
二百既示之已深利又隨之已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  
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一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  
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  
帝已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已大易  
小已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日記其始則一  
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  
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已  
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

魏書高恭之傳  
又見通典九

請復置司直疏

臣聞舜命皋陶茲先是託禹泣辜人堯心爲念所已舉直錯枉事  
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

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曰。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能進一言。曰利國說一策。曰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愧。至于職司。其憂猶望。佞倂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合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恆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譎。御史一經檢究。恥于不成。杖木之下。已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曰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曰夙夜爲愛。思有梭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曰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

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曰所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愆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魏書高恭之傳

奏記御史中尉元匡

道穆生自蓬蒿長于陋巷頗微羣書無純碩之德尙好章詠乏彫撰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閭投之詎取士商歌之中是已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

魏書高恭之傳

元盛

靈孝昌初爲滎陽太守

造像記



大魏孝昌二年歲次丙午正月辛丑朔廿四日甲子滎陽太守元  
靈仰爲二聖敬造石像一壚願主上萬祚臣僚盡忠後宮皆潤願  
天下太平四方慕義又願亡考生天安養國土上下延壽兄弟眷  
屬含靈有識蠢動眾生普同斯福鬼龍山岳靡不慈仁所願如是  
碑拓  
元洪業

洪業孝昌中賊帥斬鮮于修禮來降爲賊黨葛榮所殺

復行臺楊津書

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  
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察之

楊播附傳楊津爲北道行臺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然  
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之并授鐵券許已爵位令圍賊帥毛  
普賢洪業等  
感悟復書

賀拔勝

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初爲軍主，孝昌中，尙朱榮曰爲鎮遠將軍別將，孝莊帝卽位，封易陽縣伯。累遷直閭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大都督鎮中山，徵爲前軍大都督，拜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公，加散騎常侍，假驃騎大將軍，節閭帝卽位，拜右衛將軍，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昌初，爲領軍將軍，除侍中。永熙中，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南道大行臺，尙書左僕射，進中書令，封琅邪郡公。孝武西遷，進太保，錄尙書事。兵敗奔梁，尋還入關，進太師，中軍大都督，大統十年卒，贈太宰，錄尙書事。諡曰貞獻。

臨終與宇文大家手書

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歿，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已報恩遇。

耳用書賀拔勝傳

李彥

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孝昌中，釋褐奉朝請。孝武西遷，兼著作佐郎。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累遷左戶郎中，後改授戶部郎中，封平陽縣子。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為伯。卒，諡曰敬。

臨終遺誡其子昇明等

昔人已歿，木為椁，葛纆為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恐為世士所譏。今可斂目時服，葬于磽确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北史七十一

柳蚪

蚪字仲蟠，河東解人。徙居汝潁間。孝昌中，舉秀才，為兖州主簿。



遷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兼官大統中馮翊王元季海鎮洛陽徵爲行臺郎中後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秦州司馬歷宇文泰丞相府記室封美陽縣男除祕書丞遷中書侍郎廢帝卽位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卒贈兗州刺史諡曰孝

### 上文帝疏論史官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已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曰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于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紛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

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冊。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曰愚管。輕冒上聞。乞曰警言。訪之眾議。

周書柳虬傳北史柳虬傳文苑

大華六百九十

書簡

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周書文帝紀下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三年太祖與公

魏史柳虬執簡書于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三終